
明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一百四十三

毛伯溫　唐胄　潘珍族子旦　余光

汪文盛子宗伊　鮑象賢　張岳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溫舉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禁有司額外征斂布政使陳珂已入為大理卿伯溫追劾其侵盜竟罷去再按河南市猾倚鎮守孫中官為奸伯溫捕之急中官怒揚言將訐於朝伯溫聞徑詣其邸索食中官不得已為治具伯溫善飲啖常兼十餘人中官固已愕然及酒酣伯溫謂曰外傳君有遺言君

乃肯欺我耶中官慚謝無之伯温笑曰固也聞君在山東許御史廉二萬金使得直御史令益有名已失利而復貲人以名我固知君弗復爲相與大笑極歡而罷已復按湖廣壽王府軍校爲暴按治之伯温有機智所至鈎隱摘奸人莫能測世宗即位中官張銳張忠等已下獄論死其黨蕭敬韋霦陰緩之伯温抗疏請并誅敬霦中官爲之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寧夏其秋李福達獄作坐伯温爲大理時失入褫職歸十一年冬用薦起故官撫山西旋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明年進左副都御

史為趙府宗人祐椋所訐解官侯勘已復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帝入其說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伯溫以父喪辭不許令御史趨上道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略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愬莫登庸弑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勅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使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尚書十七年春雲南巡撫汪文盛等以登庸降表至請

宥罪許貢承爲藩臣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尅期啓行當是時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將欲以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無所經畫牢視帝意嚮爲可否朝論藉藉咸言不當興師又不敢顯諫帝亦知之制下數日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來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請預爲計而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及議上亦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從止命伯溫仍協理院事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還

宮僚加秉太子賓客大同故有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當極邊逈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自後無敢議修復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懼見討數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以待命帝亦欲因而撫之特遣侍郎黃綰招諭會綰遭有所要求帝怒罷綰下廷臣再議撫勦之宜於是廷臣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聽以軍令從事仍諭賊臣登庸及

子方瀛如果悔罪來降待以不死伯溫等旣至廣西
會總督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
議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
人分三哨自馮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為聲
援檄汪文盛帥雲南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以進部
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溫等
進署駐南寧馳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
義討罪止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
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果束身歸罪盡籍
土地人民納欵軍門卬如招書宥罪於是登庸大懼

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切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禁臺鎮南關張御幄置幕以待時方瀛已死及期登庸率從子文明及部酋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各素衣繫組於頸至關南俟命伯溫傳令啓關登庸等跣足膝行北面稽首上降表伯溫令去組受其表登庸等俯伏拜謁如儀復就軍前謁伯溫等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國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

一矢而安南底定者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上申明憲綱八事帝優詔褒納時邊關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瓚卒伯溫代為兵部瓚貪黷戎備盡壞伯溫銳意振飭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覈實親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疏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上之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為中貴盤踞耗蠹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自是

宿樊頗叢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年秋順天巡
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
帝震怒幷總督翟鵬械治鵬譴戍方斃杖下御史舒
汀因言方止議撤薊鎮兵而幷撤宣大則伯溫與職
方郎韓最無所逃罪帝遂削伯溫籍杖最闕下八十
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䘏天啟初
追諡襄愍伯溫氣宇沉毅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
之役翁萬達張岳之策爲多伯溫能用之且力薦於
朝二人遂大見委信具虛懷善任有足稱者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胥坐奪職瑾誅
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始起故官疏諫內臣織造
請爲宋死節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
學僉事訓諸生以義禮士官及猺獞悉令遣子入學
推金騰兵備副使土酋莽信橫虐計禽之保山知縣
趙九臯父子肆惡劾罷重辟木邦孟養爭地構兵鎮
巡議興師胥請先遣使宣諭木邦感悟遂獻地罷還
廣西左布政使桂林盜發以計獲其渠七人餘皆解
散官軍討古田鳳凰砦賊久無功胥遣使撫之其魁
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耶即解甲與使者俱

来境内大安靖江府宗室受封言自登名玉牒即當賦禄請補給月八千石有奇冑以有爵始有禄宜自受封日始諸宗大譁屹不動詔報從其議且爲著例焉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後山東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左侍郎其冬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冑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非惟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八請得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

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遂成先志棄而不守此今日所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其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此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平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

堯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酹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令雖兵爭尚累累奉表賤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而不得非抗衡而不貢也以此責之於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令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備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備悉輸將作不知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比財用困竭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

今北虜日強擄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之
憂方殷而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
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倚藉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
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
據何以為誅八也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
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之中矣請
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部臣亦
以為忠謀得旨待勘官還奏更議之後卒撫降如胄
議郭勛怙寵為其祖英請配享胄疏爭之十七年帝
欲祀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

下詔獄考掠削籍歸是冬遇赦復冠帶明年卒隆慶初贈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執義不撓論海南人物者以胄為冠冕焉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諸暨知縣正德初入為大理評事歷山東僉事分巡兖州賊劉七等猝至城下有備不敢攻去而掠曲阜珍奏徙縣而城之改巡海右有都指揮恃內援大肆朘削珍按正其罪歷福建副使捕斬劇盜三百餘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定宗祿就近轉輸民便之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遭憂去起督南京操江再遷兵部

左侍郎十六年四月帝决意用師安南珍上疏諫曰安南故交趾地歷代所不臣國初雖嘗得之旋以反者數起章皇帝不忍疲敝中國舉而畀之黎利誠至計也今陳暠莫登庸皆弒逆之賊而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狥寧請為之左右袒且其地本不足郡縣置其叛其服無與中國今北虜日蕃東西聯帳萬里烽警屢聞自冬及春奏報無虛日而我芻糧耗匱士伍不充顧乃釋門庭之防忽肩背之害殫竭中國之力遠事卑島非計之得也臣愚謂調兵轉餉之令可毋遽下第遣

文武才望大臣二人奉勅佩印往駐交廣界上調集近郡土漢軍聲言進討而移檄數登庸罪赦其協從有願討賊自効者優爲叙錄仍檄黎寧及其部下各以所部兵合勦借我天威壯彼氣勢彼逆賊父子不擒則降何必勞師遠涉疲我士馬哉帝責珍阻撓成命令對狀珍引罪竟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仕珍廉直有行誼執節不渝家居十二年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族子旦字希周弘治末進士由戶部主事歷知漳州邵武二府有異政民爲樹碑建祠三遷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敉平巨寇改南京大理卿再遷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安南議起詔起復毛伯温討之旦行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事當慮始倘兵連不解轉餉不繼非細故也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可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欵肉而撫之可以百全伯温默然旦抵廣適安南道貢使來馳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氏也本不足深較順逆叅釁邦無禮義不可以中國治若因其俗治之則元昊可爵子密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今朝廷將興問罪之師登庸即有求

貢之使其心何嘗不畏天威乞勅所司熟議容臣等戒嚴觀變以待彼國之自定若登庸恪修臣節奉表獻琛於中國之體亦足矣豈必窮兵萬里然後快哉章下禮兵二部時族父珍適以言得罪於是尚書嚴嵩張瓚阿帝意然旦議不用會伯溫入都見旦殊不悅言兩廣總督宜擇才任兵事者遂改旦南京兵部以張經代之旦聞即引疾乞休且言伯溫一入朝輒取更務督撫大臣他日得志何所不為帝怒勅致仕旦行履修潔與珍並負時名其自嶺南還也吏白例支庫金三百為道里費旦笑曰吾以不妄取為例何

如卒贈工部尚書當旦上書後半歲廣東廵按御史
余光亦上言臣始在都朝士有言安南易取者臣亦
信之及今始知其不然登庸已盡有安南之地黎寧
播遷莫知其所竊意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為賊子
抗拒中國在我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或者天假手於
登庸以報之也夫蠻邦篡奪乃其故常自宋以來丁
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天道好
還於茲可見即欲再與黎氏勢必不能今日但當問
其不庭責以奉貢彼若順服因而撫之不必勞師役
衆煩我中國也若必欲南征則勢難以寡進兵不可

久駐師老生變未見其可臣聞古人臣出疆有安社稷者得以專之已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得便宜從事帝以光疏又引五季六朝事不倫下之兵部部議咎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録禮部尚書嚴嵩責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起家進士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持憲不阿爲淮王祐祀所惡有顧嵩者亦素憾文盛寄挾又入王府被執因誣文盛使來刺王王以告守臣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入爲兵部主事偕同官

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熟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當是時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决於文盛文盛知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乃廣為方畧招攜懷遠有文武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來降文盛使使撫納之文淵遂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數輩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俟天兵至當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請量授一秩詔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由是

歸附日多文盛又招徠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宿爲登庸所畏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令其酋長俱來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使必爭先鼓勇爲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傳檄安南登庸所部能以土地來歸者仍其故職并諭登庸令束身歸命於是其部衆亦多來附而文淵需率兵攻破登庸鎮守營登庸怒命子方瀛攻文淵又失利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廣水陸衝遂列營樹栅置兵賊屢中爲諸歸正人聲援登庸益懼使使奉表求降并投

牒文盛願如制修貢且補積歲所逋貢額因言黎寧
實阮氏子所持印亦僞不可信文盛乃與朝輔具以
狀聞乞俯從其請會朝議不許文盛益治兵積粟爲
進討計既而毛伯溫至南寧乃受登庸降如文盛議
安南遂定是役也功雖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
功爲多及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
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已許之文盛
力斥其妄遂下弼吏二十年召爲大理卿會九廟災
大臣當自陳而文盛道病疏久之始至帝將罪之吏
部言文盛實病乃令致仕踰年卒贈卹如制從子宗

元宗凱宗伊俱進士宗元官終通政使宗凱尚寶卿
宗伊字子衡爲文盛後由鄉試第一舉嘉靖十七年
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
其孫鵠冒功事宗伊執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
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吏事精覈力裁諸司
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
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謚恭惠嘗文盛
之受命治兵也副使鮑象賢謂不如撫之便已卒如
其言象賢歙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溫
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榆年代石簡撫雲南集土漢兵七萬人討元江賊那鑑鑑懼仰藥死遂撫安其衆推擇那氏後立之還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賊縱橫海上象賢檄副使汪柏等擊之斬首千二百級銓等就戮廣西賊黄父將等擾慶遠令參議陳善參將戚振合兵擣其巢大獲予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象賢廓達有大畧頗著聲績而給事中張鹵以為虚名鮮實劾之吏部尚書楊博等稱其賢乃詔留任然象賢竟以年老

引去隆慶初卒挨父道明南京戶部尚書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祖綸潯州知縣父慎英德知縣岳自幼好學敦行誼以大儒自期舉正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請令大臣侍從臺諫輪直起居視藥餌防意外變不報與同官諫南巡杖闕下謫南京國子學正世宗嗣位復故官吏部再欲選為給事御史辭不就遷右司副以母老乞便養改南京武選員外郎歷主客郎中方議大禘禮張璁求始祖所自出者實之禮官皆唯唯岳言於尚書李時曰是安知為祖也而祀之不如為皇初祖位毋實以人天

子潔躬明德穆穆而臨之雖千百世以上可假而至也時大喜告璁璁不謂然以初議上帝竟令題皇初祖主如岳言璁大驚亟求見岳岳不往銜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行部柳州軍以缺餉故大譟城門閉者五日岳謁知府曰汝謂我學使者不関守土事毋令啓門召之入厲色詰之皆頓首言饑困狀岳立命予餉悉散去尋以計禽首惡十人置之理一軍帖然入賀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璁先是行選貢法止取文學不論廩次無則缺之岳在廣西謂諸生雖固陋弗任貢然不可無以塞詔旨飭擇其稍可者貢如額至

是庭試黜落者七人岳坐請廣東鹽課提舉御史巡
方者承璁指數侵辱之岳不爲屈及岳遷廣州知府
御史道其故乃知出璁意抵官減徭役督民力農有
棄地廣衍悉令墾治教之桔槔以運水廣民多盜珠
池岳居四年未嘗入一珠家人戲問珠何狀岳取庫
中珠入示立還之民遂無盜珠者時帝使使往安南
詰莫登庸弒主狀岳言於總督張經曰莫氏篡黎可
無勘而知也使往苟受謾詞徒辱國且起兵端請留
使者毋前經不可是時林希元知欽州上書請決討
莫氏劾行間岳貽書止之且曰欽州非用武之區君

亦無封侯相希元得書慚岳後條不可封六事上之
朝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
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令納地貶號自
伏詣闕獻中國版籍然後可經曰若此能令聽乎曰
岳請圖之經領焉岳又慮中朝過聽希元言致誤國
計乃為書貽執政曰安南之事廟謨成算有非遠方
下吏所能測據邊氏傳報正德八年黎賙襲封無嗣
以兄子譓為子十一年陳暠作亂賙遇害暠篡立未
幾國人擁譓立之暠奔據諒山譓立七年為莫登庸
所逼出居升華登庸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卒又弒懬

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其後諒山亦為登庸所有陳氏遂絕而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與占城隣限隔大海登庸不能踰之而南故能相持兩存近者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都齋居之蓋安南諸府惟海東地勢最大即所謂玉山郡也比賊負纂逆之名常練兵習戰以備我又時揚言於邊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正名致討則萬里興師遠涉山海秪為黎氏報讐若第責職貢不入則彼固欲貢無待於兵故愚以為彼內自爭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

其亂定乃貢於國體亦未有損若必有用兵勝敗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執事得書不能決己而毛伯溫來視師張經一以軍事委岳又以翁萬達才進二人於伯溫伯溫至岳舉前議白之且曰岳言不足聽則進取方畧具在遂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之君矣於是許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言遣信輸款岳以前語經者要之皆惟命會岳遷浙江提學副使又遷參政伯溫馳奏乞留之乃改廣東參政分守海北登庸遣使來覘張褒州故在也遂降加岳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加俸及賜如之二十一年塞

上多事言官合詞薦岳邊才伯温言於朝曰比新得
二奇士才任督撫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岳
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撫江西夏言治生擴有
司議廣信七縣縣徵千金岳令減十九帝詔江西治
嶽萬第有司持牘請費曰予千金請益益之五百又
請弗予也而貽嵩書言當以儉德風天下嵩無以
難二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督府故饒供億岳盡汰之檄文武將吏非召不得至
軍門明年偕總兵官陳圭討廣東封川獞賊蘇公樂
等大破之俘斬三千二百有奇進兵部右侍郎又明

年廣西馬平諸縣猺賊亂督兵連敗之先後俘斬四千招撫二萬餘人賊魁章金田等授首餘賊盡平增俸一級召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御史徐南金言岳御衆有恩將士用命近方經畧連山諸賊未可遽遷乃命留任先是連山賊李金與賀縣賊倪仲亮等據險出掠延及湖廣衡永郴桂之境積三十年不能平至是岳以兩廣兵會湖廣兵合討賊大潰將士深入窮追俘斬三千九百賊渠授首岳涖鎭四年視民如子邊防吏治綜覈無遺及是巨魁悉平部內無事召拜兵部左侍郎湖貴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屬鎭

溪千戶所箄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其北則接四川酉陽諸苗先後數反官兵不能制侍郎萬鏜常奉命征之四年不克乃議撫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暫息而貴苗反側如故鏜竟奏苗平遂班師二十七年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貴州巡撫李義壯告警乃命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岳開府沅州召諸司計事皆言如鏜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義壯堅守鏜議岳言貴苗不取將蝟諸苗盡反前人撫之已不效即欲戍戍兵少乃劾義壯陰阻兵計屡把

軍典義壯坐罷而僉都御史王學益者先義壯撫貴州素與鏜並附嚴嵩主撫苗議者也至是數從中撓岳岳不顧持益堅岳方議進兵而許保等潛襲破印江執知縣徐文伯因行劫朗溪鬼溪諸處踰月又攻破石阡執推官鄧本忠大掠而去事聞帝切責岳停其俸岳益奮志用兵二十九年秋使總兵官沈希儀叅將石邦憲等分道進師而躬入銅仁督之又慮土官貪功妄殺下令得賊中被掠人口者與斬級同賞岳節制嚴明將士爭奮先後俘斬賊魁五十三人賊衆千八百有奇墮崖及饑困死者無算賊且盡獨許

保黑苗跳匿林箐不獲獲其家屬岳以捷聞且言貴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而酉陽宣慰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吏懼并誅謂思州城小可破欲因以爲岳罪使之去明年春乃嗾許保黑苗突入思州大掠公私財物絷執知府李允簡邦憲發兵要之賊縱允簡還允簡竟死岳素未嘗一問遺嵩嵩父子憾之事聞欲逮治徐階持不可都御史屠僑尚書趙錦歐陽必進張經侍郎張時徹咸爲之解乃奪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師經因抵岳書勸稍委蛇免禍岳曰安有張維喬爲人乃坐不賂宰相死乎

已親故咸勸之岳慨然曰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地吾即無狀何至畏死踰貨權門求幾邦憲等破賊於貓兒囤岳遂督兵窮搜山箐餘賊震懼悉東身聽撫獻還思州印及所掠人口而生縛龍許保以獻八月湖廣兵亦討破諸苗擒首惡李通海等磔於市自是苗就撫者惴惴奉約束無敢譁有訟亦出就官司質成不敢復相讐殺三楂晏然岳以黑苗未獲不敢報功諸將吏與岳俱停俸如故已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發其奸而玄已遣使行萬金世蕃所岳請下錦衣捕治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曰吾正欲破其

庇賊之謀何諱也世蕃益怒責岳盡絕苗黨以困之或語岳詔責公藏苗苗可盡乎此嚴氏害公明矣盍計之岳笑曰吾髮種種矣昔張相要一見不可得今顧入錢鬻官乎吾知捕黑苗應明詔而已黑苗益惟竄匿無定所又明年八月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自多故來凡猾酋有名稱者咸屠刈無遺苗患訖息岳既上捷卒不賂嚴氏一錢是時兵部侍郎聶豹力請召岳階又屢言於嵩終不得階與豹報岳諷少貶而岳自以儒者不能從諸道士拜齋宮中即爲尚書不能白事宰相兒前殊無內徙意其年十二月竟卒於沅

州年六十三先是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至是果驗諸司入視殮退閱其牀席服御皆枝梧敝裂驚曰張公簡儉至此乎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絶已而叙功後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憲當世宗時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肯入賂以功名終者惟岳一人岳博覧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嘗與極辨三日守仁不能難祇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革無奈墨守耳岳退撰學則二十餘條自勵一以程朱為宗其後復以武功顯論嘉靖中年人物者以岳為首學者稱淨峰先生

論曰成祖以全盛之力鋤交南而郡縣之數服數叛訖不能定而夏言乃欲建功於兵力罷敝之時斯已謬矣岳之策安南與萬達之策河套相類也伯溫能任其計不煩兵而威服遠裔可謂善於謀國矣若冑珍忠而獲罪文盛賞不酬勞均可惋惜而岳以當代鉅儒且阨於權奸老死南徼豈不重可太息也哉

明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四十四

汪鋐　張瓚　史道（曹嘉　閻閎）
甘為霖　胡守中　吳鵬（歐陽必進）
鄢懋卿（胡植）　楊順（路楷　朱笈）　魏謙吉（董威　孟淮）
高燿

汪鋐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副使按察使右布政使皆在廣東嘉靖六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府鋐初以才見稱頗折節取聲譽為人機深外若疎直而內傾險不可測善窺時好為取舍見張璁桂萼霍韜方

獻夫侍帝眷思附麗以進而韜獻夫嘗廣東人鉉官廣東時與厚善遂由兩人以自結於璁蕚韜奉無不至璁蕚亦深愛之得為翊撫帝之初即位也罷四方獻祥瑞而鉉在南贛進甘露議者以為帝孝所感帝大悅薦之宗廟告謝天地厚賚鉉金帛自是四方多言禎祥而鉉亦遂蒙帝眷為翊撫踰年即召入協理院事數月進刑部右侍郎又數月進右都御史代王憲掌院事去布政二年而驟長臺端鉉以前未有也時璁蕚並居政府鉉德之思為盡力凡二人所不悅者率先意去之又見帝與璁蕚深疾御史言事為奇

法以待諸御史諸御史無不惕息嘗條上約束巡按十二事諸巡按御史皆欽職不得肆前後若蔣曙李佶王宣譚纘沈奎陳太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或以酷刑或以薦舉失當皆為鋐所糾得罪去又嘗劾南戶部尚書邊貢嗜酒廢職即罷黜由是帝益以鋐為能委任幾與璁萼埒九年十月遷兵部尚書領故官仍掌院事兼督團營尋加太子太保璁心害夏言欲借薛侃事陷之及廷訊鋐攘臂詈侃疏實由言言憤拍案大詈欲敺鋐為廷臣勸止既而盡得璁與彭澤交搆狀璁坐免鋐居位如故然從此

憸邪畢露人益惡之矣明年九月御史張寅劾鋐陰
賊汚贓帝責寅挾私黜為州判官又明年代王瓊為
吏部尚書都給事中魏良弼等合疏論鋐不可居銓
衡給事中葉洪又奏發其奸帝怒奪諸臣俸繼而編
修楊名南京御史馮恩復劾鋐兩人竟謫戍十二年
京察竣帝命再黜科道之不職者鋐即以良弼洪及
秦鼇應詔鼇盖嘗劾張璁者也鋐與吏部侍郎童玘
不協誣以匿喪竟褫玘職部議起用副使范時儆等
帝以諸臣甫罷即起疑有私鋐委過於侍郎周用文
選郎張廷言用坐調任廷言鐫級驗封員外郎莊一

俊以小過被笞辱一俊媿憤乞休鋐劾之反下詔獄調南京右侍郎席春與鋐爭事不協俊遍事鋐不獲與春議春怒詬鋐抵冠於地鋐遂上言當議大禮時春附會楊廷和不從其兄書議又與楊慎輩抗疏跪門草奏欲論璁萼去年楊名狂肆春以同里實與其謀非聖嗣誕生廷臣吉服稱賀春獨公服謝恩不在稱賀列臣義不與春共事春坐奪職去先是南京禮部郎鄒守益謝病侍郎黃綰方署部事爲代請未報守益徑歸事已踰年矣鋐忽追發其事遂調綰於外而奪守益官鋐肆橫無所顧憚所排陷不可勝數舉

朝為側目而鉉方以柔佞自媚於上晏然以為得計也十三年七月命兼兵部尚書總督啓祥宮神御閣諸大工鉉於是分日理兩部事兼典文武選威權震天下帝嘗與璁及李時品隲大臣謂都御史王廷相佳士也戶部梁材甚正若鉉事無定見非考察豈免在人璁等稱善時武定侯郭勛恣橫與鉉同督大工偶以事相左交詆訐帝召時語曰勛疏言工役事猶可若鉉皆憤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帝意解二疏遂留中徐曰昨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皇后謚此本禮部職與鉉何預乃悻悻如此言官何不彈之時

曰不敢帝曰所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卿可以朕意戒諭之於是二人各疏謝帝復責鋐事多紛擾鋐頗懼帝時眷夏言甚鋐心羨疏請凡大事乞如內閣及禮部言例得密封聞奏帝不許既而璁再罷相助言益用事鋐稍失勢帝亦漸悟其奸不復委任如初矣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兩京大臣劉龍等九人章下部議鋐上言頃奉詔起用舊臣十二人願起廢方行而攻擊遂至非所以愛惜人材也且龍等豈盡出十二人下恐舊者未必悉賢新者未必不如舊臣以為留之便帝覽之不悅時猶以惜才為解帝曰才固

當惜亦當有區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之因與時品
第九人定去留而責鋐拒諫辜恩奪鋐及侍郎以下
俸當是時鋐頻奉譙讓外廷皆知帝眷已移於是給
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劾之鋐疏辨且乞休帝猶慰
留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馮汝弼潘子正御
史曹逵王廷復相繼論劾鋐再疏求去歷詆宗鎧等
挾私報復且言按律言官挾私不實者論如誣告又
憲綱已奉詔處分毋再劾蓋所以絕欺罔尊主威也
今諸臣排擊不已如國體何每見大臣被劾竊含忍
之舉率以不辨為高臣竊非之請以諸疏及臣疏俱

下法司勘問於是會冊覆劾之留中未報二日帝與閣臣費宏李時語及鋐二人請留之以畢大工帝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今言者不已鋐又不肯自陳不知何顏復立班行二人退以帝意諭鋐鋐始引疾詔許之而盡黜宗鎧等踰年鋐卒謚榮和鋐性行無常見有勢者附之柔眉若無骨即官畢及失勢操之如束濕然初既為張璁延斥夏言及璁不勝去好詞謝言曰少傅為之我固知不可也且揭璁私以媚言言怒遂解久之璁再起知其嘗與言私大恚絕不與見鋐窘晨候璁私第長跪堂下璁見駭曰何至是披

之不肯起涙淫淫交頤若有所訴咽不得言者璁笑且憐之交好如初方其貴盛時大納中外賂遺縱子弟僮奴豪其鄉奪人貲產以萬計鋐甫死宗黨數千人毀其居立盡
張瓚字廷獻先世滄州人其曾祖以功授府軍左衛副千戶遂家京師瓚方面修耳眉揷入鬢骨隆隆起顧盼偉如也登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初授吏科給事中累擢通政參議故事通政之選惟擇體貌修偉音吐洪暢善京師語者以故瓚自參議至通政使幾二十年不更他曹中間嘗一遷太常旋歸故任以其身

言足稱也至嘉靖十年始遷戶部右侍郎督軍餉延
綏寧夏已改督宣府大同餉大同兵變總督侍郎劉
源清落職即改瓚為兵部往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
等已密擒首惡二十餘輩定亂軍瓚因馳至城外麾
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而與巡按御史蘇祐鼓吹
入城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賚有功者而還帝大喜
改瓚督兩廣軍務時武定侯郭勛用事瓚陰附之會
兵部尚書缺勛密薦瓚可任帝亦自奇其貌曰此福
將足使也以故廷推數人皆不用獨用瓚瓚性素貪
無物望自前為通政時已數被彈劾徒以家在輦下

素通中貴人而贄又善結納譽言日聞遂驟登樞要有都督張洪者嘗坐罪謫戍至是客贄所諸邊將有干請洪為度地腴瘠筭賄重輕而以十一酬洪洪所得亦不貲諸邊自總兵而下無不以賄進者即素驍勇有功閥棄弗用由是邊事大壞吉囊俺荅縱橫塞上所至覆軍殺將諸邊告敗不絕言官劾贄者亦踵至帝終以贄為才不問也安南征討議起中外多陳方畧悉下兵部贄漫無經畫率視帝意為可否時南北用兵諸將帥稍有斬獲輒歸功本兵贄同其賞苟敗衂贄多方為掩覆即至僨事致辟譴讓亦不及朝

野為之功甚而帝信任獨堅帝嘗賜瓚飛魚服瓚别衣他貌者朝帝於行宫五色奇麗帝望見以為蟒也怒語輔臣夏言責瓚僭越且怒言官不舉奏言對瓚所服乃飛魚非蟒也帝不信責言黨護給事中高擢御史沈一定等遂交章劾瓚帝惡其不全劾奪俸五月而以禮科乃專責奪俸八月衆謂瓚且敗矣比瓚引罪疏入顧温旨慰諭一無所問蓋帝之初發怒也中人先家以告瓚故得預為計瓚所以酬中人者亦甚厚嘗以邊將奏功蔭錦衣者二以大功告成蔭監生者一其加官自太子少保至少保率以無功而得

為言官所論賚來嘗辭也為兵部八年至二十一年
始卒賚無他智能徒以狀貌奇偉中帝意遂眷遇終
其身屬時政污濁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肆意為奸利
中外號四凶而帝不之知既死猶惜之命卹典加厚
謚恭襄

史道字堯弘涿人與父俊皆舉鄉試第一成進士俊
終穎州兵備僉事道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世宗
立劾兵部尚書王憲順天巡撫劉達諂媚權奸達遂
落職已救吏部尚書王瓊請宥其死瓊得遣戍嘉靖
元年帝修迎立功司禮及潛邸內臣俱廕錦衣世職

道言恩錫太濫不納道既救王璦以璦為楊廷和所
疾恐見黜因欲劾廷和會遷山西僉事疑廷和排之
遂上言廷和濫總元惡臣嘗草疏欲劾爲所覺亟出
臣於外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貽臣母憂乞陛下賜
之致仕全母子微命因以所草原疏封上誣廷和交
通宸濠諂附江彬錢寧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
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諫今於興獻帝稱皇稱考乃
欲以去就爭之欺罔孰甚當是時廷和以碩德輔政
舉朝方倚為重而道忽肆義誇莫不駭愕廷和求去
帝慰留之而責道妄言下之吏部尚書喬宇等劾道

挾私遂繫詔獄兵部尚書彭澤言道常力救許泰張宏王瓊陸完自知清議不齒因以搏擊當路爲名眞奸人之雄不可不治帝乃令所司訊道黨奸狀廷和以道有老母隨養京師疏乞宥道帝優詔報之而御史曹嘉忽劾道詆廷和謂廷和擅威權以移主柄彭澤黨大臣以惑聖聰而末言正德間奸權用事直言者輒下詔獄今當新政不宜箝天下口於是廷和澤及蔣冕毛紀咸杜門乞休帝雖降旨慰留而諸臣求去不已數日閣中無人御史張袞上言史道曹嘉極論輔臣致大小臣工互相詆訾此非社稷之福也廷

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
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
來發亂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為元惡不
已甚乎夫為言官者當避人焚草入以告后而道乃
先揚其聲邀人勸止及至外遷然後發之其心跡譎
秘亦可見矣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
之理是使道有詞也且廷和以論劾故而連章乞休
同官又以廷和故而駢跡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
可畏幸諭廷和等亟出視事毋要絜己之名忘委身
之義章下所司嘉後極論喬字奸邪字乞罷尚書孫

交林俊以國事紛紜亦力求去十三道御史劉廷簠等上言邇來災異非常盜賊猖獗重以邊垂有警正在位大臣所當憂何可先去以為民望自古欲去大臣者必以朋黨為說究也大臣去而國事危如武廟時劉健謝遷韓文等俱以朋黨去而逆瑾寧彬之禍接踵繼踪今日深憂正在於是宇與交俊本同時召用宇今求去此交與俊所以不安其位也乞諭廷和等還出以全君臣之義帝深然其言諭廷和宇等出視事頃之鎮撫司以道獄詞聞詔謫南陽通判帝既薄謹道諸大臣亦自安而嘉乃列廷臣五十餘人為

四等各有品目於是朝論復大譁給事中安磐毛玉
交章劾之遂請嘉邑知縣御史向信劉廷簠復言
道與嘉妄言亂政前給事閻閎實嗾之令兩人還請
而閎反擢浙江僉事物論不平帝亦方惡嘉等挾私
結黨令吏部斥之遠方於是再貶嘉茂州判官道金
縣丞閎家自縣丞制下給事中孟奇御史盧煥吳鎧
胡劾才交章論救而御史許宗魯又與王交相詆排
朝論紛然迄半載而後定及大禮成帝深疾廷和凡
忤廷和諸者悉召用由是道等三人並還職道辭乃
以為江西僉事改河南理穎州兵備事道自是結議

禮貴人駸駸嚮用矣七年召為光祿少卿再遷左僉
都御史改大理卿十二年坐事謫山西右參議又以
陸驛後期落職閑住帝雖罷道然心頗念之踰三年
特旨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以禦賊築堡再論功
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二十年遷左侍郎還理部
事尋坐大同失事除名為民俺荅犯京師召拜故官
三十年以目眚免甫抵家會馬市議起用仇鸞薦詔道
以故官領其事未幾獲叛人蕭芹進兵部尚書其秋
以俺荅貢約召道還命協理戎政俄言官合疏論劾
道求解職不許以獲哈舟兒功加太子少保蔭子錦

衣世百户其冬仍以日青致仕歸卒道歷官靡所建
樹徒以劾廷和蒙帝眷馴致通顯子直臣進士工部
員外郎嘉扶溝人閻臨清人與道俱正德十二年進
士同為庶吉士三人意氣相得嘉初與舒芬等諫武
宗南巡杖闕下為吏科給事中當張璁發追崇之議
禮部侍郎王瓚是之閻劾瓚附會邪說瓚竟引退及
帝欲加獻帝皇號閻又爭之然省性行輕浮卒以附
道見斥公論嘉歷江西布政使坐大計不謹奪官閻
終貴州參政
甘為霖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由知州入歷工部郎

中時方營建郊廟雩壇諸大工爲霖常督役役竣陞擢太僕少卿尋添注正卿十二年拜工部右侍郎蓋釋褐至是僅十年又三年復以督理宮殿修飭諸陵預建壽宮功由左侍郎添注本部尚書專督大工十六年武定侯郭勛劾其督工稽緩與中官溫璽俱奪職初爲霖掌營建時與督工中官深相結既家居二年潛營復起前職仍督大工自八年工興以來采四方大木至是十年矣所營搆若郊廟奉先諸殿慈寧宮社稷壇本恩殿及慈慶一號諸殿皇穹宇西苑仁壽宮七陵壽宮龍鳳船沙河行宮皆畫成爲霖言木

足用乞停採運息民力報可二十年代張潤理部事沓大工如故給事中聶靜劾爲霖汚辱洪恩不可以位六卿不聽既而給事中林廷壆御史陶欽夔戮飾愼庫錢數言指揮楊起昕領解臺基廠銀四十萬兩初無實狀宜按治爲霖爲起昕祈免廷壆等遂并劾爲霖章下法司起昕戍邊置爲霖不問久之以造宗廟祭器請開納銀例生員得入監承差知印得授職從之爲霖初以皇穹宇成加太子少保及重建太廟成進少保賚銀幣加等前後恩命洊錫因於其家搆巍樓藏所賜書籍及勅誥御札既成請帝賜名額帝

嘉之為命名曰尊恩為霖已久疾終無去志給事中
黃宗槩劾其懷祿固寵昧進退之義帝以宗槩致齋
日上奏奪其俸而聽為霖致仕踰年卒為霖性傾狡
早佞嗜利無厭好諂事權倖值帝歲興土木為霖始
終其事能以敏給一切取辦故大被恩眷從下僚驟
躋顯秩屢為言者所攻終莫能入云

胡守中字伯時寧陵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守中姿貌秀偉然薄行檢素不為鄉士
所重及是見武定侯郭勛勢盛家多金寶使妾心蠱
之假房中術出入其閨閤大為勛所愛倖因藉其力

得改御史出按畿輔涿冨人楊謙犯法夜投白金二千黄金器數具守中業受之會緹騎詗之急守中懼匿過半以其事聞謙竟坐戍帝將幸承天先期命工部侍郎江曉治道曉緩慢爲守中所劾下獄褫職帝由是恱守中會推擇宫僚輔臣希旨以守中兼春坊清紀郎比車駕啟行道經守中所部守中先飭有司治馳道吏具衣糒衣供事而守中獨前行伏道旁帝遥見色喜及進饌饌又豊美帝愈喜即命隨行督扈從諸務守中故傾險既承恩寵益恣肆無所忌甫至真定即以供具不辦劾巡撫都御史陸釴巡按御史

王應旣渡河又劾延撫都御史楊璿延按御史馮震
四人坐除名又疏薦河南按察司劉隅堪代璿帝輒
報可當是時守中肆行搏擊勢張甚先聲所至長吏
無不人人惴恐爭先賂遺守中所得已不貲旣至承
天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私以五百金饋守中恐
人覺之且欲飾為廉也遂聞之帝帝遂下兩人獄而
益以守中為賢立超擢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駕
將旋守中乘駿馬每夜馳百里置頓比明又還侍如
常旣至京南京御史楊逢春疏劾守中及溫仁和李廷
相賈寀胡經黃錫輩人品庸下不宜改宮僚詔仁和

等各還原職獨留守中如故尋進左副都御史御史陶謨饒天民並劾其罪守中疏辨求罷帝慰留之二十年以邊警議遣大臣總督薊遼軍務帝即進守中兵部侍郎兼故官以往陛辭帝撫之曰好為之行大用也守中素不習戎事性又貪忮至則肆行掊克將吏莫不被毒塞外故有大木制敵騎奔突守中令軍士伐而鬻之築來遠樓費鉅萬計自誇可以威敵時郭勛已下獄帝漸悟守中交私狀恩眷已移而守中不知也奏言修樓已畢乞錄將士功帝曰守中破冐帑金恣行科罰贓獄狼藉又擅伐百年大木自撤藩

蘿乃反以為功耶命兩御史往覈之未至守中又繪所築樓為屏障以獻弁請樓名意謂且大加恩賚而帝以塞上工程例應御史覈上責守中違制守中始懼初守中之佐都察院也言官方攻勳守中恐勳敗而已及禍亦奏發其奸至是給事中章允賢劾守中言郭勳會鞫時曾無他言惟謂守中負我我嘗薦之於上及被劾又案為營解今乃以讐報臣聞其初結勳為義父凡妻子通貨財勳家奴輩與執役為友是勳之惡守中實助之及為總督假修邊名責富民三百六十家賄雖都御史程鶴亦不得免且擅開武舉

权冨将之子考補廩增侵學校職其子来貢借用導
從往来軍門交通關節又遣呂黎知縣李桐潛詣京
師廣行賂遺此其人寧足為國干城哉疏入帝立命
逮治法司吳山毛伯溫等論守中斬来貢桐坐罪有
差越五年伏法西市

吳鵬字萬里秀水人嘉靖二年進士除工部主事累
官江西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
地時塞上多警部議欲損江西兵食以充邊餉鵬以
鄱陽南贛皆盜藪力持寢之入為工部右侍郎調刑
部尋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遷南京

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書三十五年吏部尚書李默得罪命以鵬代鵬初官兩司頗飾為清謹既遷巡撫寢不逞前至是光嚴嵩父子勢盛遂傾身阿附百官進退聽其指麾即遐方小吏無敢自專者數白黑淆亂官常毀裂中外莫不憤子紹素不能文因僭董份主會試遂得舉進士物論益譁而鵬方藉寵私門以固位漁利御史耿定向嘗劾其六罪終以嵩故得無恙居吏部六年加至太子太保最後為吏科梁夢龍等所劾乃令致仕而以歐陽必進代之必進字任天安福人正德中進士授禮部主事累遷浙江左布政

使嘉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撫
應天入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討瓊州黎賊那燕俘斬五千三百有奇官
其一子已遷南京右都御史三十年召爲工部尚書
以築京師外城功加太子少保憂歸服闋而工部尚
書趙文華罷詔推勤能者任之吏部以必進應詔帝
疑其老以問嵩嵩與必進密戚力言可用遂命之時
三殿及午門悉燬移朝會於端門帝以朝覲期且近
欲急建午門樓責成工部甚急必進懼得罪則詭言
門材已具而中官督工者言材實未辦帝以必進爲

欺手勑問嵩嵩力為掩覆久之工興而朝覲已畢至
次年秋始成必進猶以功加太子太保尋玉熙宮成
進少保必進既致位三孤則厭工部事繁欲避之會
左都御史缺求之嵩嵩屬吏部尚書鵬遂以必正名
上帝知其故雖用之意勿悅也必進既得命當疏辭
疏上未報而部院有別奏已疏必進新銜帝乃下辭
疏曰必進已濫任何復辭必進惶懼急謀之嵩嵩奏
以既之官當復謝帝雖恚然亦無如何未幾鵬罷當
推代者左侍郎袁煒與右侍郎馮天馭率郎中以下入
直所叩之嵩嵩傲然曰年資官位孰有先歐陽者何

問為焴等知帝厭必進推之且遭譴而重違嵩意乃往質次輔徐階階亦不能決忽中使傳旨擢焴禮部尚書焴大喜揖天馭曰吾去矣公善圖之天馭悒然垂涕曰公上所眷即忤旨必無他我何堪此責耶竟迫於嵩首列必正名上帝果大怒擲之地嵩私奏曰必進寶臣密親而為人長者其資薄官秩莫或先之臣老矣待此人得政而快帝亦竟不能阻而心甚嗛之然必進雖由嵩進用其居吏部不至甚狼籍與鵬有問而帝終以非己意欲尋端黜之會尚書湛若水卒其孫請贈官必進覆從之帝遂發怒詈若水偽學

而令必進對狀竟奪其加官侍郎以下俱停俸居數日以推戶部侍郎劉大實趙貞吉督餉不當復降俸二級踰月禮部尚書缺衆推郭朴帝大怒曰撰文諸臣例不得擅推推朴何也其以狀對必進引罪乃罷之嵩自是亦漸失眷矣明年嵩竟得罪

鄢懋卿字景修豐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太廟成奉安神主帝不親行懋卿疏諫不聽累遷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轉左僉都御史明年進左副都御史懋卿故豪宕不羈以才自負見嚴嵩竊政遂深附之為所暱而嵩子世蕃亦暱懋卿會戶部以兩

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嘗遂用懋卿前此祖宗朝間命大臣理鹽政或二人分理或止遣一人理兩淮兩浙無總理內運司者至是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威焰薰灼又內倚嚴氏父子恣行無忌所至市權納賄叱咤風生監司大吏望塵趨拜府縣有司膝行蒲伏跪上食惟謹而懋卿性特奢侈視財猶糞土長吏又承奉過當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由是公私耗損千里騷然而懋卿歲時饋遺嚴氏及諸當道亦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烜赫道路傾駭

淳安知縣海瑞慈溪知縣霍與瑕皆以抗忤得罪罷去南京御史林潤嘗劾懋卿五罪要索屬吏餽遺鉅萬罪一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罪二置酒高會日費千金罪三虐殺不辜怨咨載路罪四苛歛淮商幾至激變罪五疏入竟以嵩為之地置不問四十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先是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至三十二年新設工本鹽引加三十萬及懋卿又增共至一百萬懋卿去淮未幾巡鹽御史徐爌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懋卿所建白苟且厲民率此類也明年嵩敗御史鄭洛劾懋卿及大理卿萬寀朋奸黷貨

兩人皆落職閑住既而籍嵩貨不足二百萬詔旨嚴切有司指爲嵩鄉家家藏匿遂詔巡按御史逮問而案實受寄嚴氏銀八萬兩嵩鄉用計紿之得其二萬事皆露案及嵩鄉先後戍邊時坐嚴氏黨得罪者工部左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前僉都御史萬安張雨南京光祿少卿武進白啓常春坊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伯躍女爲嵩甥婦遂攀嵩以進遷素以講學名其巡撫江西厚歛以遺嵩父子兩先巡撫湖廣亦貪肆

不檢啓常初官禮部郎匿喪遷光祿與村汝楫俱為
世蕃押客啓常至以粉墨塗面供歡笑而村汝楫俱
出入嵩卧内閣通請屬春以進士及第嘗歷侍讀為
義子被論改官應桓以嵩故由貢生超擢至是皆為
言官所劾奪職應桓復坐侵匿嵩産藉戍烟瘴
楊順德州人為人傾狡好事不修節槩舉嘉靖二十
年進士累官朔州兵備副使是時嚴嵩用事而俺荅
歲犯邊諸邊兵備使者納賄嵩家即假邊才破格超
為廵撫順艷之厚賄結嵩三十四年渾源賊郭尚儒
嘯聚四百餘人掠廣靈西山剽刼遠近傾偕參將李

欽計擒之其黨遂敘論功進秩一級時奸人立富等降俺荅爲謀主頻盜邊巡按御史李鳳毛薦順有智畧請使圖之乃畀順萬金令設策密捕其冬防秋畢叙邊臣功順亦遷叅政俄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明年以捕獲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又明年二月賊萬餘騎入陷拒胡堡殺將士南犯威遠井坪又以萬餘騎毛天城攻毀村堡三十二巡按御史路楷以聞因劾順及總督江東罪嵩庇之但停俸三月未幾遂進兵部右侍郎代東督宣大山西軍務順既以嵩力用副使一歲餘驟遷總督德嵩

甚遂與御史楷計殺沈鍊以悅嵩嵩亦深德順凡邊事僨敗咸為之掩覆其年九月寇數萬騎入掠大同右衛及應朔二州懷仁馬邑二縣攻毀墩堡七十餘殺吏民三千有奇楷以聞順大懼急賄楷七千金而楷又受嵩囑及勘覆盡易前奏反稱順功嵩為之內主順竟得蔭千戶其冬俺荅長子辛愛有妾桃松寨與所部收令哥通懼誅相攜款塞求附順納之送二人闕下自詡奇功辛愛聞而大怒遣騎來索不得則擁眾縱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致毀略盡揚言願以馬駝易妾若不與當寇內地使十年不得休息

巡撫朱燮以其語聞請速為計紓邊患未報寇益深入圍右衛城數重順大恐欲還桃松寨而慮帝譴責則詭言寇願以兵留趙全等易其逃妻兵部尚書許論嵩黨也亟奏許之於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使丙出塞而密告之幸愛二人遂被戮寇既得逃妻則益輕中國且知順無能為攻右衛益急分兵圍左衛及威遠平虜二衛城歲且盡寇至滋多道路梗塞烽火斷絕明年正月順及楷遣章告急帝大驚命亟發帑遣援軍當知順失計欲委罪他人為順地乘間言總兵官龔業怯懦宜罷巡撫燮與總督不相

能宜易帝入其言下兵部議尚書論覆如嵩言由是茇與業俱罷而順居職如故朝論為之不平給事中吳時來因抗章數順殺良民糜軍餉納賂致寇諸罪且發楷受金欺罔狀帝深然之密以問嵩嵩曲為辨言諫官風聞未可信順當停俸視事帝曰時來疏不盡風聞也令鎮巡既去總督獨留可乎其逮順楷以來當是時邊城圍急帝深用為憂且以順召寇失律恨之故嵩不能救比逮至刑部尚書鄭曉當順死楷為民嵩窘則與子世蕃設策欲緩其獄乃奏言楷受金事重當行勘若以部所擬為輕者於是給事中鄭茂承詔

往茂亦嵩黨也使指本勘受金事及還顧爲順事事辯釋而請追論茂罪且言楷受金無左驗法司遂盡反前律改順戍楷降邊方雜職茂逮問削下朝論益譁然畏嵩莫能直也楷江上人由進士官御史既捕獲以嵩力累遷戶部主事坐貪縱大計削籍隆慶初給事中陳瓚追論順楷附阿權相殺直臣并及其受金事詔逮下法司與錦衣衛雜治論斬戍其妻子追所盜贓順尋瘐死茂桃源人由進士累官山西副使擢右僉都御史代順巡撫大同時順楷及宣府巡撫張鎬朋比作奸茂獨不與之合及議桃松寨事又與

順相失順等乃譖之嵩嵩遂乘機搆罷之笈未去任
而順猶先被逮人皆以為快嵩獨恚甚屬並陷笈法
司又拘嵩竟與順同罪亦戍邊隆慶初起故官歷撫
寧夏大同山西萬曆初入為戶部右侍郎未上謝病
歸卒
魏謙吉字子惠栢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
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謙吉輕狂不修士行屬嚴嵩當
國遂依之以進三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尋進右副都御史改撫山西踰年進兵部右侍郎總
督陝西三邊軍務是時俺荅移帳西海甘肅益告警

謙吉屢陳邊務多報可三十九年春奏言近俺荅復
移駐莊寧誘我屬番臣遣人撫諭番人不敢附逆已
而賊入犯臣檄總兵官徐仁等邀擊於山丹西寧諸
番以兵來助連戰斬首百餘帝嘉之進秩一級未幾
復言套賊寇寧夏臣與巡撫霍冀檄總兵官趙應元
禦之斬首六十有二詔賚金幣讓吉在鎮三年爲權
奸所庇得肆貪暴掊克其下若饑鴟乳虎卽市井人
猶羞言之而謙吉益嗜進不已其冬復貴緣還理部
事未抵京卒禮部言三品未滿考郵與當減殺當從
中主之竟獲全予且贈右都御史錄一子官及嵩敗

給事中張鳴瑞追論詔奪贈廕祭葬當嘉靖中葉南北軍興帝方破格用人而嵩即藉是取賄一時債帥無論即文臣爲督撫亦多由苞苴得之其貪婪最著者又有信陽董威祥符孟淮南昌胡植威由進士爲御史素無才行以賄結嚴氏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贓穢狼籍措置乖違嘗報首功不實被奪俸薦慶陽知府孫續夤緣旋以貪敗吏部尚書吳鵬受嵩屬免威罰帝不從調之南京時威已進副都御史改撫保定遂調南京大理卿故事兩京大理率用巡撫稱職者威宜降反擢則鵬徇嵩意爲之也未幾復以

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四川貴州軍務未上為南京臺諫所劾鐫秩謫外淮為蘇吉同年進士累官山西左布政司以賄聞三十九年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淮益肆貪墨政事不修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淮奏免之徵其課致寇深入總兵官王懷邦被劾下巡按御史逮治御史以屬太原知府於惟一惟一為治有聲害從懷邦都卒至是坐懷邦大辟懷邦窘則以民壯事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懼屬惟一寬之惟一持益力淮恚且怒遂誣劾惟一罪晉王拘士民請上章乞留帝不悅謫惟一他府而降

勑切責王且罪其長史未幾六科給事中梁夢龍等
劾准不職當庇之僅調應天府尹居數月給事中丘
橓復劾准布政時贓罪終以當力居職如故當敗被
論乃落職植由進士任御史累遷大理少卿以與當
同江西人遂攀緣賄附嘗勸當殺楊繼盛三十四年
以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甫
拜命言官交論下遷南京光祿卿當罷考察拾遺勒
致仕
高燿字子潛清苑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戶部右
侍郎總督倉場兼理西苑農事三十五年代江東為

戶部尚書熣為人柔媚無節槩始賄結巖世蕃得進用及典邦賦職著聞後世蕃敗慮為人彈擊欲自媚於帝而內侍多其戚屬為之援會帝急購龍涎香不能致而往者大內災中人嘗竊得不敢進熣聞厚直購之得八兩以聖節建醮日獻帝大喜百倍其數償之而加熣太子少保熣自是遂蒙帝眷帝齋修日益慶醮蓮供珠玉珍寶無算內藏且竭則令戶部購買熣市得珍珠二萬五千八百餘枚凡八種寶石五千枚凡三色以進帝少之諭熣更求寶石徑二三寸及猫睛祖母碌朱藍石紫英石綠撒孛尼石紅剌石

比阿洗石期以六月望進至期燿果進諸寶四百五十餘枚帝益喜久之廣東採珠雲南貢寶石不至問燿燿殺撤定限責之尋命燿發帑銀市黄金燿以奉詔倉猝請先進五千五百兩帝以爲不足已而所進金色未純疑工匠有奸欲窮治燿皇恐謝罪請更進足金千兩以贖過帝意乃解帝頻年詔户部購龍涎香然所進者少帝謂閣臣曰此非難致第不用心耳朕嘗加恩於燿何忍忽此於是燿震怖待罪請遣使閩廣多方購之帝曰故事用此香製餅名萬歲香非朕新修始用也往梁材誹慢謂世無此香僧何致之

已耀購二十四兩進獻云得之民間帝乃喜耀官戶部尺奉職無狀先是考察拾遺爲南京科道所劾已而薦戶部主事陳洙分考順天鄉試屬其子堂得中式而外議爲通關節者即耀弟宛平丞燦也事覺給事中曹棣復劾之帝皆不問至四十四年秋給事中周舜岳言今國計日絀咎在戶部耀經畫無術專務營私受解戶金錢動千計宜亟賜罷斥給事中馮成能御史張振之亦相繼論之而吏部爲之掩覆帝手批其牘曰耀未聞有過先亦無言其過者豈因近奉詔購香石稍加恩獎遂見嫉忌耶其爲帝眷護如此

尋以六年滿加太子太保燿既屢被攻訐益思中帝歡
固其位明年春進珍珠百三十八兩已進美玉可為
璽者三帝猶嫌不中程令借禮部再購於是燿復進
綠玉盈尺者三帝乃大喜諭燿祖劑五寶皆非善玉
可更購西域美者又以大珠一枚甘黃玉刀鞅一具
示燿令準式以進燿求兩月不得帝以為遲督責之
且諭以無遠嫌怨為避害計燿皇懼乃以先覓大小
珠千五百餘顆上進帝納之而令亟發重價購所謂
甘黃玉者亟帝崩乃已初帝眷燿甚吏部尚書胡松
卒欲用燿代之徐階不可而止及穆宗嗣位始罷歸

久之卒

論曰仁宣以後士氣敦朴矜尚廉隅先代之遺風未泯也自嘉靖紀元柄落權奸政成賄賂中外營私樹寵奔趨如騖舉不知廉恥為何物矣以至官方盡裂戎馬生郊諸臣之罪尚可更僕數乎嗚乎世宗晏冀長生暱於佞倖乖張錯亂毒流天下而不返甚哉人主念慮之微可勿慎與